



# 条条江河成水乡 汨汨流水育人家

## ——黄岩官河的“古往今来”

本报通讯员叶晨曦/文 王敏智/摄



“官河古道”十二景之一橘源桥,连接着另一个景点东官栈道。

河水潺潺,两岸橘林茂盛,白色的橘花盛开似锦,偶有几朵落在河面上,随水漂浮。河面上,舢舨千里,无数的小船满载着新娘的嫁妆,从黄岩县城驶向路桥。这是昔日南官河的一大盛景。而今每每说起官河,脑海里依旧会浮现这幅画面。

“县境之水曰河、曰江,在城廓曰县河,入乡区为官河,或支而为泾。江之正流为澄江,其别浦为西江。”黄岩自古水网密布,有开凿于五代时期的官河,后逐渐扩大,与自然形成的溪流河道相互贯通,又有县河,形成四通八达的官河体系。

### 交错水网始于五代

时光回到千年前的五代,黄岩地属吴越国。吴越王钱鏐,也就是吴越国的建立者,大兴浙东、浙西水利。黄岩官河也应运而生。

当时的官河,自县东南一里起,主流由南浮桥开始,南流至峒岭(今属温岭)一百三十里,陆程九十里,广一百五十步。有志书记载:绵互灵山、驯雉、飞兔、繁昌、太平、仁风、三童、永宁八乡,溉田七十一万有奇。旧建闸一座,以时启闭。

随着时间前行,这些官河慢慢扩大,当它们和永宁江、西江等自然的溪流河道及县河相遇时,黄岩便有了交错的水网。出门即见水,出行可靠水。

南官河是黄岩城通向南乡、东南乡最大的河道。它出南水门在金带河与东官河交汇,主干河过杜公桥、梅关,经樊川、十里铺、桐坞,在路桥与永宁江汇合,然后过峰江、泽国抵浙河入金清港,继续南流至温岭城区。

东官河由五支河干河东流,经山亭街分流,一支南下至小南门,在金带河与南官河汇合。主流出东水门,过小东门、陡门,再经双浦、山下郎、江口诸村,在下闸村过蛟龙闸后,曲折东南流,在栅浦汇头金南流至路桥,与南官河汇合。

西官河,发源岱石诸山,北出桥头王,东流过大树下、罗家江、圣堂,出社稷祠,至桥上街南,东流注入西江。金带河是明代时开凿的,在迎薰门外,西江自西桥南分支,流入至印山北麓入南官河,连接东官河与南官河,为西江入官河第一支流。

古时,黄岩还有城墙。官河、永宁江与西江等河流围绕着黄城,其中永宁江、西江、东官河等皆为护城河,成为黄岩城一道天然的屏障。

城墙上还有几座水门,是船只航行的通道。官河通过这些水门,与城内的县河沟通,纵横交错。而县河从南水门一直向北至北水门是干河,长约1200米。有5条分流,就是五支河。

五支河北第一支西出大寺巷,第二支西出东禅巷;南第一支西出横街,第二支西出寺后巷。中支西出道义巷分流,一支西流至塔院头折北至黄道街,另一支西汇于城隍庙下,过县衙折北于寿宁坊,然后绕县府一周,西会于洪家巷,至五马巷与南支河汇合,出西水门入西江。

永宁江、西江、南官河、东官河、西官河、县河……一条条江、一条条河各自流淌着,却又交错着。黄岩“千年水乡”之名,慢慢形成。

### 流淌千年功在社稷

黄岩百折千回的水网,和街道相辅相成,形成典型的江南水乡格局。这些水资源,灌溉了温黄平原的农田生产,保障了百姓的生活。

积年累月,官河也会年久壅塞。历朝历代,黄岩有不少疏浚官河的记载。

南宋理学家朱熹在《奏巡历至台州奉行事件状》中道:“臣窃惟水利修,则黄岩可无水旱之灾;黄岩熟,则台州可无饥饉之苦。”

那是淳熙九年(1182),浙东大饥荒,朱熹奉命来巡视,发现黄岩虽有不少水利工程,但坏了不少,导致涝旱灾荒依旧严重。他请得大府万缗钱,疏浚河道,又建造了回浦、金清、长浦、鲍步、蛟龙、仙浦闸等六闸。

遗憾的是,他第二年就调离了,未能亲自完成。所幸的是,后任勾龙昌泰在县丞刘友直及地方乡贤协助下,按照他的意思完成了官河整治和建闸这两件大事。黄岩连续两年获得丰收,成为当时台州主要的水稻生产地。“黄岩熟,则台州无饥饉之苦”之说从此流传开来。

官河连接着如今的黄岩与椒江、路桥、温岭、除灌溉、泄洪外,还有运输的功能。

当年的黄岩城是方圆百里最大的农副产品集散中心。拱辰门内外客栈旅馆星罗棋布,商铺作坊林立。永宁江两岸到处亭台楼阁,驿站邮馆迎来送往。

黄岩丰富的物产资源,造就了悠久的水运历史。而官河承载着黄岩县城与各乡镇的水上运输,有“浙东小运河”之称。官河为主,县河为辅,内河运输自五代官河开凿后就慢慢开始,逐步发展。

沿干河自然形成了一条长街,叫天长街,就是现在的天长路。当年,从小南门进来,街两边店铺林立。其中朝西的店铺临河而建,前面是店铺,后面是生活设施,还有独立的水埠头,用于洗涤和船运货物上下。一幅江南水乡人家的生活画卷在这里徐徐展开。

那时的天长街很是繁忙,来往船只昼夜不停,尤其是黄岩城集市日的时候。这些船只从官河满载货物进入县河,卸货、装货,又从县河驶向官河,运往各地。

黄岩的特产蜜橘、西部的竹木、东南的米麦等物资,在官河上来来往往,沟通了各地的经济,促进了黄岩的繁荣。

### 景色如画还看今朝

黄岩官河流淌了千年,多次淤塞,又多次疏浚。到了二十一世纪,南官河全线恢复性疏浚也曾开展过,2013年还成立了东官河综合整治工程指挥部,对东官河进行全面治理,沿岸建设公园,形成生态景观……

经过陆续不断的多次整治,黄岩官河不仅仅是历史遗留的财富,还成为一道美丽的景色。

行走在黄岩城的大街小巷,走在河边,抬头可见一座桥梁高架在城市的上空。这是东官栈道。2019年,黄岩区委、区政府提出要精心打造“官河古道”,东官栈道就是其中的一个重要节点。

“官河古道”作为黄岩城市建设的一号工程,依托东官河、南官河和永宁江、西江河将老城区围成一个“心形”的特征,利用12座桥梁,串联起“一江三河”沿岸的节点空间,从而打造成为一条可“全程通行”的慢行绿环。

河道沿途布置十二大景点,分别为东官栈道、萃华晨曦、上河廊桥、江亭古渡、西江闸、五洞桥、老水厂文创园、卷洞听雨、山水画卷、鹭洲树屋、南官水街、橘源桥,体现了黄岩的古城文化、商业文化、书院文化、滨江文化。

其中东官栈道属于人行景观桥,南起南官河橘源桥,北至环城东路与世纪大道交叉口,桥梁全长1458米,横跨环城南路、横街、青年路、县前街、环城东路、东官河路等城区主要路段。

建成后,可以实现人车分流,缓解交通压力,提高出行效率。东官栈道还将与官河古道项目中其他建筑相连,成为黄岩亮眼的景观地标。

南官河碧波荡漾,河上那座位于劳动南路西侧的永宁桥古色古香,沿岸古街风貌尽收眼底。这是南官水街项目,也是“官河古道”的一个重要节点。

项目分为4个区块,位于劳动南路与南官河交叉处的东南西北4个方位。结合南官河商业古街历史,保留场地文化建设和水利设施,打造时尚的购物、餐饮文化水街,再现“浙东小运河”商业水岸。

整个商业街将以特色招牌美食为主,聚合现代餐饮、传统餐饮、轻餐饮、咖啡奶茶饮品、水果面包甜品等,还有文创、娱乐等为辅,实现休闲消费功能的满足,打造体验式消费场景。

水流之处是人家,我们见证着官河变迁,忘不了曾经帆樯如云的官河。千年来,官河之水滋养了我们。如今千年变迁,交通发展,水利工程完善,官河有了新的历史使命,在今朝依旧焕发着新的生机。

参考资料:南宋《嘉定赤城志》/民国《台州府志》/戎怡《千年水乡话官河》/《官河治理那些事》/林允华《天长河边的童年记忆》

# 章安六朝古砖瓦上留下了什么

## 6月30日前,可去椒江书画院看拓片展

本报讯(记者朱丽荔)5月13日,“海疆都会”章安六朝古砖瓦上的社会图景展在椒江书画院开展,椒江区政协“椒江史话进万家”活动也由此开启。

“椒江史话进万家”活动是椒江区政协在文化文史领域一项新的工作载体,将致力于丰富当地文史研究成果、培养文史研究人才,弘扬优秀传统文化,进一步增强市民对椒江城市的认同感,提升本土文化自觉和自信。

展厅内,一幅幅生动而富有张力的作品,以拓片形式呈现。根据砖瓦上所含内容不同,展览分为人物画像砖、北地砖、庄园生活场景图砖、瑞兽纹砖等几大主题,全面展现六朝时期章安以及周边地区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让人们再次“遇见”1400多年前“海疆都会”的绝代芳华。

六朝古砖瓦上,刻有年号、姓名、古语、制作事由等,这为六朝时期文献资料相对缺乏的台州提供了大量文字信息。古砖瓦上精美的图像,包括瑞兽、神仙、佛像、花卉、虫鱼及几何图案,神秘奇幻,寓意丰富,具有极强的艺术感染力。

章安作为椒北重镇,曾是浙东南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章安自西汉设县以来,历经2000多年的峥嵘岁月,沧桑巨变,给后人留下了蔚为壮观的历史文明。近年来,由于自然因素和工程基建,六朝时期章安的建筑材料、日常用器及生产工具,陆续散落地表,尤其以残砖断瓦数量最多。它们大都烙印着精美的文字与图案,具有丰富的历史文化内涵。随着章安古城遗址的面纱逐渐揭开,章安越来越受到社会各界的关注。

本次活动由椒江区政协办公室主办,椒江书画院、台州市古玩商会、台州市丹丘笔社协办。当天,还邀请了相关文史专家现场开讲《六朝临海郡与章安古城遗址》。展出将持续至6月30日,椒江书画院位于椒江海门老街内,感兴趣的读者千万别错过观展。

# 艺海弄潮 收获一尾尾灵性的鱼

## “刀耕笔耘”吴良永书刻艺术作品展在温岭展出

本报讯(通讯员黄晓慧)现代刻字是集书法、绘画、雕刻为一体的新型艺术创作形式,近期在温岭王伯敏艺术史学馆内,一场展览能让你感受到温岭书法家吴良永刀笔下的现代书刻艺术魅力。这场题为“刀耕笔耘”的展览将持续至6月15日。

“今日,他将两年来所刻的作品一并摆上,呈现在你我面前。我作为一个刻字多年的老作者,是羡慕和敬佩的。羡慕他在谋生之余能抽出那么多的时间与刀与木相伴,敬佩他以刀代笔,勤奋耕耘,在美丽的汉字里沉溺深潜,张网以待,收获一尾尾灵性的鱼。”这是中国书法家协会会员程文波为作品展所作的前言中的一段话。他称吴良永是近年台州刻字基地建立以来,在众多高手中脱颖而出重点作者,也是温岭书画院“艺路有你”刻字创作人才班最活跃的成果作者之一。

吴良永,号海角,1973年出生于温岭,现为浙江省书法家协会会员、中国硬笔书法家协会会员。

他自幼爱好书法,师从程文波先生。早年从事船舶建造行业,蜚居东海之滨小镇,闲暇时临写各类经典碑帖,涉猎甚广,同时十分注重学养积累,作品风格追求空灵飘逸。2003年后经商于义乌,从事工艺品加工行业。期间临池不辍,一直徘徊在秦汉魏晋之间,与古为徒,临摹残碑断碣,不断研练,书风渐进。2017年开始接触篆刻陶印,现代刻字则师从许乐平老师,后经江凯、李文宝老师指点,技艺大进,渐展露个人风格。其刻字作品曾入选浙江省第六、七届现代刻字展,全国诗经现代刻字展等展览。

《和光同尘》《东方巴黎圣母院》《长屿洞天》《大鼓奏》《弄潮儿》《碧海金沙》《岛》《春风》《海山》《百川东到海》《天涯》……此次展出的书刻作品,有不少融入了温岭元素。吴良永的这些刻在松木(含新西兰松木)、胡桃木、椴木上的作品,题目往往就以大刀阔斧的风格刻在上面,与不同书体的释文结合在一起,形成一个和谐的画面,呈现出一种粗犷之美。程文波在前言中写以良永为代表的众多刻字弟兄刀下的作品,“态度真诚又大胆,技法古老而原始。既有海的张扬和韵味,又有酒的兴致和豪逸,暗影与光芒相辅相成,粗犷裸露,阔斧厚朴,乱石铺街,落色斑斓。充盈着光、线、影、色的冥想,浸润着时间的温度和力道。”以此来概括吴良永的书刻艺术作品风格也是比较恰当的。

# 《风起陇西》:月光在黑夜格外白

林立/文

仿佛真的存在史书夹缝中一般活灵活现,有血肉、有性格,甚至有信仰。

因为历史原因,国人对于“牺牲”这个词所蕴含的意义特别熟悉。《风起陇西》尽24集之力,对准的就是“牺牲”一词。陈恭只是明面上牺牲的一个知名间谍,在他背后,死时甚至不知道自己之死是在“牺牲”的冤魂数不胜数。没有人可以在这么多的牺牲面前,理所当然地用“我这都是为了复兴大汉”一句话说服自己。虽然汉军情报机构司闻曹的高层冯膺、杨仪一次次大喊这句话,观众都知道,他们不是喊给别人听,是喊给自己听,而且自己都听不下去。

结合司闻曹实施的这一条曲折的反间计所形成的后果,“大汉”是否复兴了?可以说没有句号,只有顿号、惊叹号、省略号。

正如英明的诸葛亮向杨仪指出的那样,司闻曹作为情报机构,对外可以不择手段,然而杨仪用这些手段去扳倒“大将军李严”,是没有底线、没有原则的行为。

这么庞大的计划,最终对敌国曹魏也没有实质的挫败,何其荒诞。

没有了推理乐趣,追着人物性格看到最后,还是只能感到无奈,那《风起陇西》妥妥就是虚无主义了。

好在,还有荀诩在。

我不知道有多少人会觉得荀诩很“假”,在城府极深

的机构干到骨干,怎么会无视人情、规矩两条金线,执意要查到那该死的真相呢?

有趣的是,我接受了荀诩的“真”,是因为跨剧联想。饰演荀诩的演员白宇,在另一部高分悬疑剧《沉默的真相》中饰演检察官江阳。对于真相,不惜一切乃至生命死查到底的江阳,捋顺了我对荀诩的疑虑。

因为江阳,白宇已经有了国内青年男演员少有的“白月光”气质。白月光,无论你觉得多么悬浮、遥远,当真的白月光出现时,你就会被震撼到说不出话,流下泪来。

陈恭对属下林立说过一番对荀诩的评价,大意是,这样的人极少,但荀诩就是这样的人。听陈恭如此评价,真想告诉他,是的,这样的人极少,但真的有这样的人。

任何压榨普通人意志的手段,都压不碎“荀诩”“江阳”,即使把他们挫骨扬灰了,他们也一定会在自己的骨灰中为后世留下真相的蛛丝马迹。

随着年龄增长,我越来越相信白月光的存在。《风起陇西》不可能被所有人喜欢,但喜欢的人,都是越来越相信白月光的人。

月光在黑夜格外白,人心在苦难时特别真。

在这个影视剧行业和其他行业一起陷入无奈的当口,真想敬《风起陇西》全体剧组人员一杯酒,特别是导演路阳。

谢谢你们让我在这个时节,抬头看到这么美的月光。



人的坏情绪之中,哪一种最难受?当下我觉得,“无奈”是坏情绪之最。

《风起陇西》最后一集,看到荀诩跪坐在戴了重枷的陈恭面前,用锥心刺痛的表情,一字一句地从牙缝中挤出:“那就是我荀诩亲手送死了你啊!”

剧中人陷入“无奈”,我作为观众同样无奈。

荀诩和陈恭,身为蜀汉的重要情报人员,一个推理出了真相,只能烂在肚子里,一个吞下了更多真相,只求好兄弟“不要查下去”。当陈恭以“叛国贼”的身份人头落地,围观的人中,只有杨仪、冯膺寥寥几人明白陈恭为什么死,这样的死,是崇高、伟大的。但他们也陷入“无奈”带来的一系列心理泥潭中,无法自拔。

理性来说,《风起陇西》的剧情,在陈恭坐在柳姑娘面前,显露“烛龙”真身时,就已经落入了“推理小说”的套路中。熟悉这种套路的观众,此刻就算没法推出后面的所有变数,至少脑中的指南针也差不多对准了终点的大致方向。

推理的乐趣一旦没了,就得看人物是否还有吸引力了。《风起陇西》的人物群体,相当有魅力。

《风起陇西》改编自知名作家马伯庸的同名小说,是基于《三国演义》故事之上另起的二次虚构创作。然而陈坤、白宇、聂远、俞灏明、郭京飞等等男演员,此次形成了演技竞技场,令剧中大多数非“三国历史人物”的角色们